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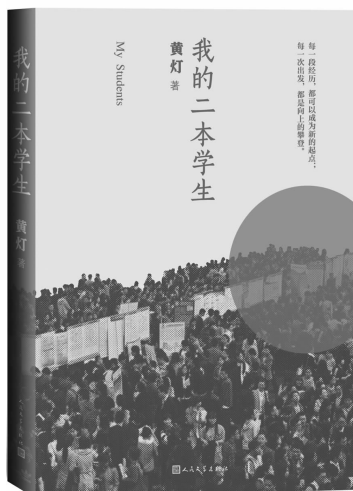
二本学生,折射普通年轻人的生存状况

黄灯是近几年非虚构写作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。

2016年,发表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一文,以一个博士儿媳的角度,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、养老、医疗等基层问题,引发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,首发公号阅读人数228万,各大公号阅读量过千万,并被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《家在丰三村》。

此后,黄灯陆续对自己的亲人做了一些访谈,并将十三年来从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,于2017年出版了《大地上的亲人》一书。这部当代农村家族口述史作品,其“序言”部分《逃离与回望》,获得“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”非虚构类主奖。

2019年,黄灯最新作品《我的二本学生》首发于《人民文学》杂志,作品反响强烈,引发重量级媒体纷纷关注。最近,黄灯的同名图书《我的二本学生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

黄灯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二本学生群体成长变化的见证者

《我的二本学生》这本书中,关注的是数量众多的群体,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的学生。他们的学习、生活、奋斗和出路,在黄灯的笔下,被真切呈现在了读者面前。

黄灯本人在一所二本院校任教15年,花名册上显示她教过的学生接近5000人。其中,她还分别于2006年和2015年,当过两个班的班主任。

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,使黄灯成为这个群体成长变化的见证者。

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以及身后原生家庭的影响,黄灯还自己设立了“导师制”的教学模式,全方位跟踪和访谈了一些学生的在校学习状况、毕业时找工作的心态和计划以及毕业后的发展趋势、人生走向,等等。

对眼前这些自己最熟悉学生的长时间多角度观察和思考,黄灯意识到,“二本院校的学生,从某种程度而言,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,他们的命运,勾勒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。”这使她决定通过创作,以自己亲身带过的学生为切入视角,尝试向广大的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剪影。

就业机会和房价对年轻人影响很大

在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中,黄灯首先在时间上做了一组对比,这里面有她自己上大学时所在的1992级,有她当班主任所带的2006级和2015级。

虽然1992和2006距离的时间较远,但实际上,从毕业后的就业和人生安顿上来说,处于中间的2006级和1992级的差别,远没有和2016级的差别大。造成这种意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升期的就业机会和房价因素。黄灯在考察学生毕业后生活的境遇时,把目光关注到了社会更深远的层面,并不拘泥于专业、性格、家境等要素,而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指出,在过去二十年中,就业机会和房价高低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很大。

黄灯在书中做的第二个对比,是空间上的,也就是学生的生源地、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的设定,将产生一定影响。

1992级的黄灯的大学同学,大部分都是一份职业做到底,很少更换流动;2006级的学生因为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变革中,适应并享受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福利,比如教育资源的分享,父母打工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支

撑等,但同时这些孩子也付出了与父母长期分开的成长代价;2015级的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流动性强的生活,偶有例外的孩子,被打工父母带在身边,也会在城市中不停辗转漂泊,这些学生已经想象不出还有不用租房的生活。在这组对比中,黄灯聚焦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,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孩子,他们能考上二本院校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。

第三个对比建立在学生的不同家庭来源上,黄灯在书中专立章节介绍了她班上的“广东学生”和“深漂二代学生”。

广东本地的学生,秉承了岭南文化重乡土的观念,一般很少出外寻觅生存空间,毕业时广州深圳就是他们的第一城市选项,还有很多学生愿意考公务员或者回家经营家庭作坊。“深漂二代学生”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,他们的父母早早在城市打拼,多年的奋斗渐渐站稳脚跟,可以自己的孩子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。因为从小看着父母的艰辛,“深漂二代学生”毕业后更渴望一份精致和安稳的生活,父母的小企业,他们根本不愿意打理。这一组对比实现了黄灯对于二十年社会新旧交替中、地域文化与都市文化碰撞中,缓慢与迅疾的复杂追问。所有这些问题和困惑,都构成了她的这些二本学生的个人现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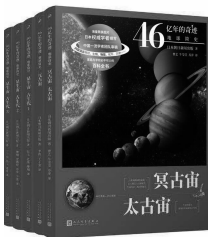
近一百名学生现身说法

跨越时间的、空间的、地理的差异性对比,容易使读者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社会性现实,而书中更真切动人的是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。

在这些用学生名字命名的章节中,大量的个体访谈向读者倾吐着他们对于高考的心有余悸,他们对于大学城市生活的生疏及他们对于就业的慌张等。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,和这个社会的彼此认识过程;他们与父母兄妹之间交流的阻和畅,与故园乡土的亲疏;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和游戏的依赖,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迷失;他们对于公务员和考研之间的权衡,对于安稳和漂泊的抉择。还有,他们对自己人生还有父母,乃至国家责任的担当。

所有这些鲜活的带着呼吸的陈述,全方位地呈现了二本学生的挣扎与拼搏。这是这本书珍贵也震撼人心的情节,因为每一个讲述出来的故事,都带着看得见的呼吸、烟尘、脚步还有凝视。在这些极为细致和具体的生命切片中,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二本学生,而是85后、90后这一批年轻人。他们所遇到的困惑和难题,并没有将他们彼此区分得很开,反而,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课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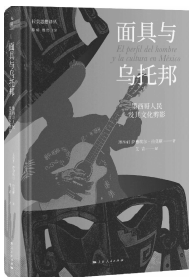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推荐



《46亿年的奇迹:地球简史》

丛书由日本引进,由50个主题组成,编为13个分册,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。这是一套知识浩瀚的丛书,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,从太阳系形成一直叙述到当今地球,并沿着地质演变的时间线,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不同演化历史阶段的各种生命现象,演绎了自然与生命相互影响、协同演化的恢宏历史,还揭示了生命史上一系列的大灭绝事件。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馆长冯伟民及其专业团队对书稿进行了技术审稿,并撰写了卷首的导读。冯伟民认为,丛书包罗万象,涉及地质学、古生物学、天文学、演化生物学、地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知识,其内容之丰富、描述之细致、栏目之多样、图片之精美,在已出版的地球与生命史相关主题的图书中是颇为罕见的,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京古生物博物馆馆长冯伟民及其专业团队对书稿进行了技术审稿,并撰写了卷首的导读。冯伟民认为,丛书包罗万象,涉及地质学、古生物学、天文学、演化生物学、地理学等领域的各种知识,其内容之丰富、描述之细致、栏目之多样、图片之精美,在已出版的地球与生命史相关主题的图书中是颇为罕见的,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

《面具与乌托邦》

在世界文化与本土文明之间,在现代技术和精神文明之间,在信心缺失与妄自尊大之间,如何“认识你自己”?这不仅是我们墨西哥的问题,也是我们都面临与反思的问题。墨西哥思想家萨穆埃尔·拉莫斯深入解析塑造民族心理的历史力量,指出殖民制度造成了墨西哥人内心深处的自卑感,让他们不敢正视过去,企图将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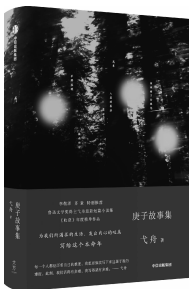
史一笔勾销。他认为墨西哥革命在反对独裁者迪亚斯政权媚外倾向的同时,又陷入了封闭性的民族沙文主义。然而,真正的自救之路应该是直面自我,辩证地看待历史遗产和民族性的优劣。他指出,墨西哥人应该摆脱世界主义眼光的风情画式的“墨西哥主义”,正确认识自我,抵抗物质文明和现代技术对人的物化。



《亚洲高原之旅:文明的兴亡》

1960年,71岁的阿诺德·汤因比,在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印度进行了五个月的旅行。这位“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”,巨著《历史研究》的作者,被这片亚洲高原的魅力激发起智慧火花,以宏大的视野、生动的文字,描绘着多元灿烂的亚洲文明、错综复杂的地缘格局。这片土地的历史与现实总是难以区分。自二战后分道扬镳的印度与巴基斯坦,处于内忧外患但一直没有放

弃现代化努力的阿富汗,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幕后大国……这一幕与历史何其相似:从犍陀罗到贵霜,从孔雀王朝到萨珊波斯,从花刺子模到莫卧儿帝国,从英俄大博弈到冷战,文明的兴亡与角逐,一直是这片土地不变的话题。相信所有关注这片土地的人都会认同汤因比的感受:不论何时,这里一直是上演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,永远值得关注。



《庚子故事集》

庚子年对许多人而言是充满难度的一年。弋舟在《庚子故事集》中用五个短篇故事创造了一个当下的生活世界:一个193斤失败的胖子借由一次邂逅奋力逆流而上,一对年轻男女借由仓鼠推演出新的爱情,两位女同事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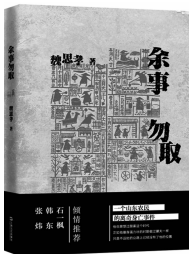
情之后各怀心事在餐厅相聚……庸常的命运与残酷的现实遭遇,人物在人世颓败转折处却显出顽强的生机。弋舟拂去生活的表象而直抵核心,他描述了生活的内面——我们为什么活,为什么爱,以及,为什么孤独。



《有声的左翼》

诗歌是静态的文本,还是一种听觉经验?诗歌的音响如何与人的身体节奏发生共鸣,进而俘获人们的生理感官?左翼诗人怎样以诗朗诵为武器,动员劳动大众,塑造情感认同?《有声的左翼》探寻1930年代左翼诗歌运动的知识谱

系与文艺实践,展现劳动大众的血肉相关与气息相通,他们在身体与感官层面所共享的被剥夺与压迫的经验,如何在左翼诗歌的音响节奏中被唤醒、动员,成为构造集体的革命主体的肉身基础。



《余事勿取》

《余事勿取》是作家魏思孝迄今为止最成熟且动人的小说。小说的主人公卫学金是山东中部地区的一个农民,小说展现了他生命中最后三天的故事。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,还有故事背后的家庭、乡村,以及时代变迁里小人物的无所依存。魏思孝用其克制而不失悲悯的笔触,

聚焦于老中青三代人,描绘出鲜活生动的鲁中的风土人情。魏思孝,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,致力于小说创作,出版小说集《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》等多部,青年焦虑文学代表。近些年,目光聚焦乡村的人和事,本书是成果之一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